

# 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 | 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

东方早报 [群学书院](#) 2020-11-22 08:57



1984 年的春天，84 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“理想的字典”。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——《古汉语字典》。计划中的字典 120 万言，鸿篇巨制。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，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，而他已垂垂老矣。这位 84 岁的中

国语言学的奇才，那年春天开始，早上 8 点研墨，每天连续伏案 8 到 10 小时，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，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。他以每天 3000 字的速度，朝自己“理想的字典”迈进。

——纪录片《大师·王力》

---

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（1900-1986）诞辰 120 周年

## 王力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

来源 | 《东方早报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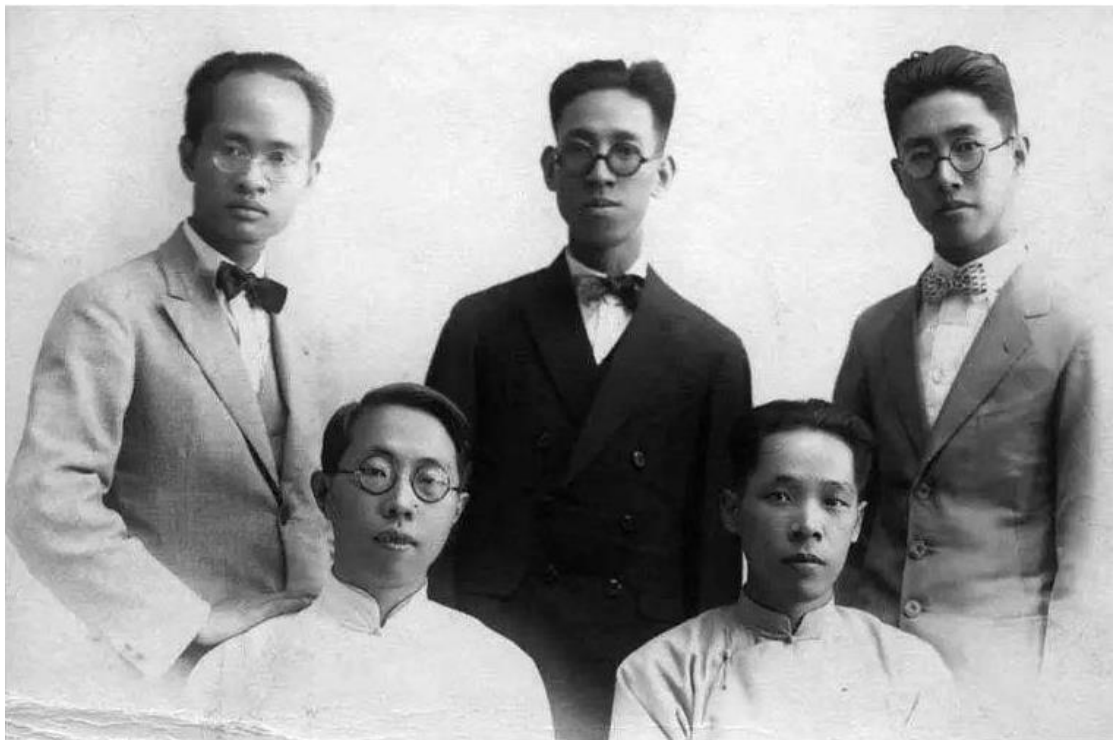
△

纪录片《大师·王力》

**留学法国，追求“实实在在的东西”**

王力，1900 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。他 7 岁上私塾。先生讲《三国演义》，讲到慷慨激昂处，便拍案而起。王力由此爱上小说，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——当小说家。高小毕业后，王力因贫辍学，但读书不辍。夜晚无油点灯，每天就着月光读书。书读了很多，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。

1924 年，带着别人帮他凑的 120 元小洋，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。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。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、小说，既是勤工，也为追求文学理想。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，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。



20 世纪 20 年代王力（左）与同学在上海

1926 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，师从赵元任。国学院有四大导师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。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：“我原来爱好文学，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？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为着追求“实实在在的东西”，王力跟了“中国语言学之父”赵元任学语言学。国学院毕业后，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，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——巴黎。



△

1930 年，王力在法国

在法国学习是付费的。王力想卖文为生。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。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。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。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，他认为王力的文章“翻译得雅，文笔非常好”，所以叶圣陶先生说：“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。”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。



△

1931年，王力在巴黎

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，教授语言学课。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“万有文库”丛书撰写希腊、罗马文学专书，翻译《莫里哀全集》等外国文学作品。按清华的章程，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。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。

他去问朱自清，朱笑而不答。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。他反躬自省，向“翻译家王力”告别。

不久，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《中国语法学初探》。王力回忆，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。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。



颠沛流离之时，仍不忘学术研究

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，“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，都不是很理想，比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，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，就是罗列词义，不分主次，不分历史。”

1930 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，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，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。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，王力沉痛地写道，“近年来，大学生的文字不通，已成最普遍的现象。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，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。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，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，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。现在呢，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，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，有破坏而无建设。”

人在畫橋西  
冷香飛上詩句

了仁弟乞寫舊所集詞句

向子諲臨江倦 姜白石念奴嬌

姜白石玲瓏四犯 吳夢窓高陽臺

酒醒明月下  
夢魂欲渡蒼茫

丁卯暮春月既望 梁啓超





△

梁启超送给王力的对联

1935年，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。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，3年精细修订，“8年之后，我们将有一部文法。”尽管想法很好，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，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。第二年，王力写了《中国文法学初探》，倡言抛弃模仿，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，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。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。



△

1936年，王力（右）与夫人夏蔚霞

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，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。但实际的汉语，同当时的社会一样，动荡而复杂。文言、半文言、白话和欧化的白话，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，都令人无从下手。王力认为，“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，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，多费百倍的踌躇”。

但就在这时，卢沟桥枪响了，日本全面侵华。北平沦陷，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。流亡路上，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。两个月的跋涉，王力一家到长沙。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，几乎无书可读。

1937年10月的一天，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《红楼梦》，版式古雅，很是喜欢。王力蓦然悟到，《红楼梦》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，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。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，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。

汉语言学家、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。“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，一个是，对象很明确，没有方言的杂芜，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，所以买了这两本书，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，”傅雨贤说，“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，一个个的做卡片，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，突破了《马氏文通》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，完全从汉语实

际出发。王先生发现，词法是次要的，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，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，形态变化多，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，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。”



△

在西南联大（右起：王力、闻一多、罗常培、罗庸、朱自清）

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，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，晚上写作。点不起煤油灯，他点豆油灯，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。一个月能织五件，贴补家用。到 80 岁时，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，王力赋诗赠妻：“七省奔波逃獠狍，一灯如豆伴凄凉。”就在这样的境遇里，整整 5 年，王力的《中国现代语法》和《中国语法理论》问世。随后两书普及本《中国语

法纲要》完成。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，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：“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。”

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，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《中国语法要略》、高名凯《汉语语法论》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，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。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，“这 3 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 20 世纪 40 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。王先生是第一本，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。”

###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

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。王力一夜未眠。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，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、音韵、词汇、诗律、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，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。王力著文：

咱们对于抗战建国，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，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，那时节，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，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，和英法德俄诸

语并重。那时节，咱们有没有像《牛津字典》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？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？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……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。



△

1947年王力（右）与陈寅恪在广州

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院长，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，办一个语言学系。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，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，

延请了方光焘、杨树达、商承祚、岑祺祥等名家执教、讲学。他自己除了授课，甚至还检查楼道、厕所的卫生。

1950年，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，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。到1953年，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。到了夏天，7名学生毕业，实属盛况空前。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。



△

20世纪50年代王力全家

到了1954年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。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。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。新生刚入学，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，

“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，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，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，对整个语言学、语言学界，他都功不可没。”

### 白天打腹稿，夜晚写书

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，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，他认为词汇学、语义学、修辞学、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，都是迫切需要做的工作。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前期王力的《古代汉语》、《汉语史稿》、《中国语言学史》等编撰成书，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。

但到了 1966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。

古人说，行百里者半九十。王力说“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，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，而且最有价值”，“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，急功近利，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。”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。这位 60 多岁的老人被

抄家、批斗，书稿查封，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。日记中他写道，“不容于世”，“不见谅于骨肉”。“变化如此大，殊为痛苦不堪”。

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、研究。被允许回家时，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。“文革”一结束，他拿出两本书稿，一本《诗经韵读》，一本《楚辞韵读》。“文革”后王力还修订了《汉语史稿》，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。最后在他84岁时将《汉语史稿》扩充和修订成《汉语语音史》、《汉语语法史》、《汉语词汇史》，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。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。

△

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，与代表合影。前排左起：林庚、吴祖湘、杨晦、王力、王瑶；后排左起：谢冕、段宝林、刘绍棠、费振刚、宋士杰、赖林嵩。

**“漫道古稀加十岁，还将余勇写千篇”**



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，“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，我有我做人的宗旨，我有我做人的目标”。

王力 25 岁学英语，27 岁学法语，到了 50 多岁，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，直到他 80 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。“文革”结束那一年，76 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：“漫道古稀加十岁，还将余勇写千篇。”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，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。他上电大讲课，对各种演讲、约稿统统来者不拒，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，怎么学普通话，学外语，学拼音，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。



△

暮年王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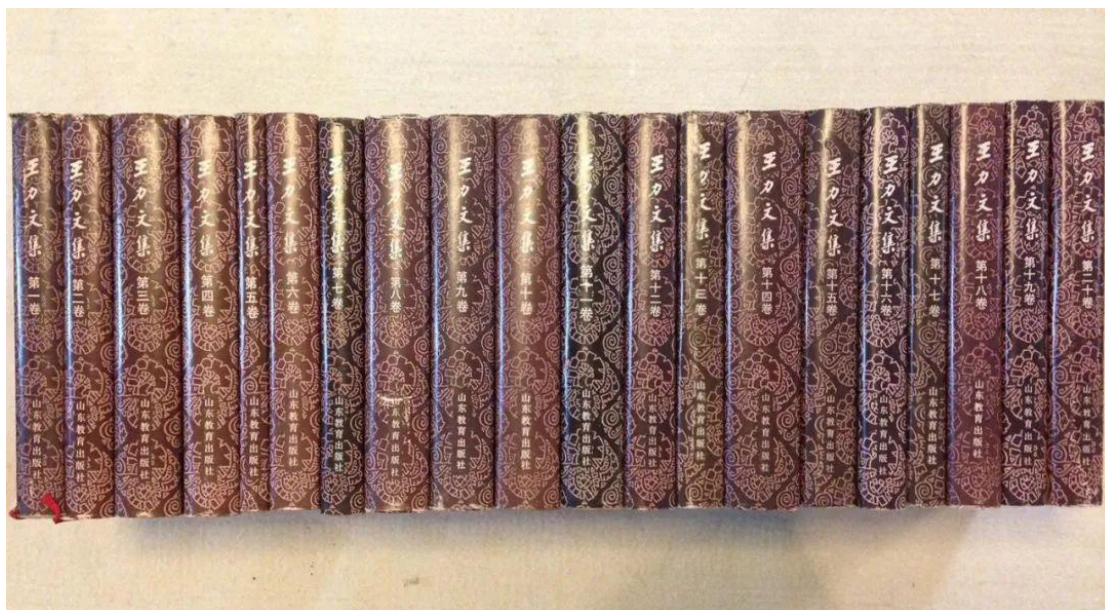
1954 年进入北大中文系、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，“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，他已经是 83 岁高龄了，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，他就去世了。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。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。”

△

王力先生

1984 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。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“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”的演讲。5000 人座位的纪念堂，竟来了 12000 人，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。傅雨贤回忆说，“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，他很感动啊！84 岁了，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。专业课一次 12000 多人听，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，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，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。”

1986 年，王力辞世，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，大家将它命名为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。直到去世之前，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，“后来他在一张纸上，一个信封上写着，‘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，我做什么呢，整天疲劳。’这是他的绝笔。”



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《王力文集》。他将 10 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，在北大设立“王力语言学奖金”。这是“文革”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，而他本人至今仍有“孤独而尊严”的美誉。

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者

王力教授 代表作

北大中文系精读书籍

《诗词格律》

《语文讲话》

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





# 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

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者王力教授主持

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

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普及读本



全书分天文、历法、乐律、地理、职官、  
科举、姓名、礼俗、宗法、宫室、  
车马、饮食、衣饰、什物十四个部分，  
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入门读物





# 《诗词格律》

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者王力教授代表作  
写给爱好古典诗词鉴赏和诗词创作者的普及经典



古典诗词中所涉及的种类、平仄、  
对仗、用韵、节奏等问题,书中都一一做了讲解。

这一本小书有一个总的目的,  
就是试图简单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。



# 《语文讲话》

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者王力教授代表作  
献给所有学习汉语和热爱汉语的读书人



《语文讲话》（原名《中国语文概论》），  
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一部语文学专著，  
主要讲述了汉语的特性、方言分类，语音、语法，  
以及词汇和文字方面的知识。